

丹河曲

(評劇)

蘇寧著



7
7

吉林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個描寫農村中社會主義新人的成長的劇本。

年輕的姑娘張桂清，是丹河村的團支部書記，在三年多的工作中，他深深敬愛着黨支書李永信。李永信是個革命殘廢軍人，拖着——條假腳忘我地為全村工作，領着全村人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張桂清就是在他的幫助下，由一個普通的農村姑娘成長為一個有高度覺悟的戰士。他們在工作中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友誼，並產生了愛情。但張桂清難於啓齒向李永信吐露真情，而李永信考慮到自己是殘廢，也把愛情深深地埋在了心裡。因此，村裡的人，甚至張桂清的父親也沒有發覺他們的愛情。更主要的是，他們想不到和不相信張桂清這樣勞動好，工作好，又年輕又漂亮的姑娘會愛上一個「殘廢人」。以致於張振堂積極為女兒保媒，碰了釘子；村長叫李永信給張桂清介紹對象，造成了誤會。

父親的阻撓和人們的不了解，不但沒有妨碍他們的愛情，反而促使他們互相表白了自己的愛情。張桂清克服了自己的猶豫動搖，與父親進行了正面的鬥爭，實現了自己的理想。

在張桂清與李永信苦心經營的豐產田喜慶豐收的時候，在合作社進一步擴大發展的時候，人們歌唱着合作化的勝利，也歌唱李永信與張桂清的愛情的勝利；慶賀大家的，同時也是他們倆的美好的新生活的開始。

這個戲通過張桂清與李永信的愛情故事，歌頌了農村中的新的道德品質的成長，同時也歌頌了復員軍人在農業合作化和農業生產中的積極作用。

丹 河 曲

(三幕九場評劇)

蘇 寧 著

人物表

- 張桂清 丹河橋村團支部書記，合作社社員，二十歲。
- 李永信 丹河橋村黨支部書記，榮譽軍人，左腿齊膝鋸掉，
一直用雙拐，配上假腿剛半年多，二十七歲。
- 于秀珍 張桂清好友，青年團員，合作社社員，十九歲。
- 郝文海 合作社主任，剛復員的榮譽軍人，二十五歲。
- 張振堂 張桂清父，合作社生產委員，五十三歲。
- 張桂秀 張桂清妹，十三歲，村小學生，少先隊員。
- 黃村長 黨員，社員，四十五、六歲。
- 老 姑 張桂清親姑，城裡小馬車主妻子，四十五、六歲。
- 男社員甲、乙 都是青年
- 女社員甲、乙
- 中年婦女
- 年輕姑娘

第一幕

第一場 丹河橋畔

割地時候，連雨幾天後，一個半陰半晴的晌午。

丹河村外，丹河北岸的橋頭和路口。河岸陡峭，野花雜草中開着一叢叢紅色的蓬萊香。

舞台右邊露出高懸在河礮子上的小木橋。左邊現麥田一角，麥苗已長三、四寸高。正面，看得見一灣急湍的流水，岸邊有樹和大石。對岸是村莊、遠山。

河水喧嘩夾着鳥鳴聲中，幕啓：

〔于秀珍從小橋走下，她穿着花布衫，梳兩根長辮。

于秀珍：（唱）幾日連雨，道兒濘又滑，
到處是泥坑和水窪。

于秀珍出村來急急把橋下，
這地方真乾爽正好等着他。

〔蹣蹣脚上泥，站在樹下

（接唱）郝文海跟我從小一塊長大，
他參軍五年，去年冬天轉業回家。
他是黨員，又有文化。
合作社選主任大家都選他。
只可氣他跟我總好裝腔擺架，
一說話不是批評，就懶得回答。
這幾日想找他談一次話，
下雨天他也忙的不着家。

剛才他一個人出村奔河沿，
抄小道過河來橋頭等着他。

〔張望一驚〕 咳！張桂清，她到這兒來幹什麼？〔隱身樹後，
偷看着

〔張桂清走上小橋，穿着一件城市樣的翻領襯衫，剪短髮，有
些心神不安的樣子。

張桂清：（唱）丹河兩岸石榴子高。

來往全靠這狹狹的小木橋。

三天連雨河水漲，

浪花翻，浪花滾，浪起浪翻浪滔滔。

〔下橋，回身望着橋

（接唱）小木橋又濕又滑好難走，

李支書他可怎麼過小橋！

〔走向麥地，看着麥子

（接唱）最耽心豐產田麥苗瘦弱，

只盼他有辦法救全麥苗。

〔走至石旁，坐下自語〕 李支書這人真棒，配上假腿剛半年多，就把拐杖扔了，這麼溼的道他可怎麼走，真叫人耽心！〔又看着麥地〕 豐產田的麥子眼看一天不如一天，也不知道他跟技術推廣站研究出辦法來沒有！

〔于秀珍剛想要惡作劇地吓張桂清一下，向小橋一望又急忙躲起，隱入幕後。同時張桂清站起，走到河邊折了幾枝花，向
左方望望，又蹲在麥田邊撫弄着麥田。

〔郝文海急匆匆從小橋走下來，十分煩躁地來回走着，他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軍裝上衣。

郝文海：（唱）麥田瘦弱又要遭雨澇，
我心中煩躁似火燒，
參軍五年到過海南島，
朝鮮前綫立過功勞。
難道說合作社我就辦不好，
難道說豐產田就一旦拋！
唉！只恨我工作辦法少，
但盼李永信快回丹河橋。

〔張桂清早已發現他，見他的樣子好笑，又覺奇怪，沒有動，這時走過來。〕

張桂清：郝主任！

郝文海：啊！張桂清！

張桂清：你一個人在這裡發甚麼牢騷？

郝文海：豐產田就要扔了，我怎不着急！

張桂清：怎麼就扔了！李支書準能帶回好辦法來！

郝文海：可誰知道他今天能不能回來呀！

張桂清：準能回來！

郝文海：〔眼望着麥地〕天剛放晴，又有點陰，再下幾場雨，
澇也澇完了！過晌午了，還沒回來，真叫人着急！

張桂清：着急也不頂事兒辦，你坐下等一會兒吧！〔郝文海
一直走動着，張桂清捺着他的肩頭讓他坐下。〕

郝文海：〔勉強坐下〕真彆扭！李永信走了三天，這三天就
沒住點兒地，當初真不該讓他去！

張桂清：〔安慰地〕說那個幹啥！麥子是我們團支部起頭要
用交叉播種法的，出了病我比你還着急！可李支書說別

人去少個整勞力，影響夏鋤，他非去不可，他要幹啥，誰能攔的住！

郝文海：道這麼薄，要沒有汽車，他可怎麼回來！

張桂清：他準抄小道走回來！

郝文海：走回來？一路上又是溝又是嶺，他那個腿怎麼走？

張桂清：在一塊兒三年多，我知道他的脾氣，他要是捎信來說今天回來，他就是爬也爬回來，別說走！

郝文海：好，那你就在這兒等，我到河南大路上迎迎，說不定也許有車。〔站起來就走

張桂清：〔一伸手沒拉住〕不能有車，你就在這兒等吧！

〔走到橋頭望着〕小心！橋上滑！

〔于秀珍已在樹後窺視了一會兒，這時走出來。

于秀珍：〔自語〕他怎麼跟張桂清倆就有話說？

〔張桂清轉身見了于秀珍，親熱地迎上來。

張桂清：于秀珍，你也來啦！來坐下，咱們一塊兒等着李支書！

于秀珍：〔心不在焉〕他也許等道乾乾再回來，晚回來兩天有什麼。

張桂清：〔認真地〕有甚麼？再等兩天豐產田就完啦！

于秀珍：〔仍不在意地〕社裡一百多垧地，還在乎這一垧！

張桂清：你說的倒輕巧！今年失敗了，過年再試驗要更困難啦！大夥都不信服這個交叉播種法，要不是李支書，今年這一垧地都種不上，再說，多試驗一年，就晚推廣一年，社裡二十多垧麥子多用一年老辦法，就少收一百多石麥子！〔見于秀珍似聽不聽的樣子。一怔〕于秀珍，你怎

麼啦？

于秀珍：〔拉着張桂清的手〕你是團支書，咱倆又是好姐妹，……你說爲什麼別人瞧不起我？

張桂清：你總是好多心，誰瞧不起你啦！

于秀珍：郝文海跟你們有說有嘮的，跟我怎麼就沒好聲好氣的？

張桂清：他就是急性子人，有時候態度不好，對工作、待同志可都是一片熱心，……你從前也是青年婦女裡的積極份子，這一陣子咋幹啥也不起勁？郝主任準是因爲這個對你有點意見……

于秀珍：誰不起勁了！這幾天不是李鳳英拉着人家幫她做活來的嗎？

張桂清：你總幫她做活幹啥？〔玩笑地〕看人家要結婚，你着急了咋的？

于秀珍：〔從張桂清手裡拿過一枝花〕我？說你自己吧！

（唱）丹河橋，你是一棵高草，

姑娘群裡你比旁人高。

你人品好勞動好樣樣好，

〔把手中的花枝一幌

（接唱）好名聲如同薔菜花香氣隨風飄。

家裡幾次保媒你都不要，

挑來挑去越挑眼光越高。

張桂清，你的心事我知道，

張桂清：〔玩笑地〕你知道甚麼？

于秀珍：（接唱）你是心裡發愁對象不好挑！

李永信他本來比誰都好，

張桂清：〔有點不好意思〕我不配，我也沒想過，……

于秀珍：（接唱）可惜他滿身優點却也有假腿一條。

張桂清：你怎麼拿李支書鬧着玩兒！愁不是好愁，樂也沒好樂！

于秀珍：你看，說曹操曹操就到，李支書回來了。

張桂清：〔向左方一望〕真是他回來了！快招呼郝主任！

〔轉身向小橋走。

于秀珍：〔搶到前面跑上橋頭〕我去找他！〔跑下

幕後嚶通一聲，接着于喊：「哎呀！」

張桂清：看你！跑啥！磕着哪兒沒有？〔急從橋上走下

〔幕後于聲：「不要緊！」張：「褲子上淨是泥，我給你擦擦。」

稍停，李永信從左邊走來，十分疲倦，走得很慢，左腿稍微有點不靈便。拄着一根粗樹枝，揹個包袱。

李永信：（唱）連日陰雨莊稼要澇，

耽心着豐產田好心焦，

心急偏偏走的泥濘小道。

我恨不得飛回丹河橋。

怎奈假腿總不如真腿好，

二十里路傷口疼得似火燒。

這一路累得我氣喘心跳，

大樹下歇一歇再過橋。

〔坐樹下大石上，伸直左腿，雙手按摩着膝上部分，偶而痛得倒吸一口氣，皺皺眉。自語〕美國鬼子，蔣該死！我走一步罵你一句，多虧你們完蛋了，我們集體化了，有了

拖拉機、汽車、不用腿也能種地、幹工作，我就沒心思罵你們了。〔拍拍左腿〕你也真不中用！二十來里地就這麼疼！伙計，以後得多鍛鍊，往共產主義走，道兒還遠着哪！〔望着小橋那邊〕有了合作社，集體農莊也用不了幾年啦！〔擦擦身上的泥，倚着樹幹半躺半坐着，從衣袋裡掏出一本小冊子讀着〕早要學明白這些，麥子哪能出毛病！〔翻了一頁專心讀着

〔張桂清在李永信上場後不久，就從小橋走回來，用手絹擦着手。李永信的舉動使她有所感動，呆立在樹後沒動

張桂清：〔見景生情、回想往事

（唱）耳聽丹河流水響，
丹河流水日夜忙。
河水翻花滾浪往前淌，
三年來你千辛萬苦實在剛強。
三年前我們相遇在路上，
我領着你來到咱的家鄉。
那正是臘月天大雪飄降，
你身揹背包拄着拐杖一雙，
我怕你滑倒了小步慢慢走，
你怕我身上冷大步走的慌，
進村去個人私事你一言不講，
放下背包就把工作商榷，
生產勞動你作榜樣，
拄雙拐去割地人人讚揚，
薅草間苗你坐在地上，

一步步往前踏不顧傷口疼的慌。
爲工作風裡雨裡東奔西走，
也不管山溝裡黑夜有豺狼。
你身體殘廢全靠假腿和拐杖，
是什麼支持你思想這樣堅強，
望着你我把從前事兒回想。

〔李永信收起書，活動活動，一站沒站起來，拍拍腿。〕

李永信：（唱）越休息它倒越發疼的慌！

〔李永信拄着樹枝一咬牙站起來，剛要瀾腰去拿包袱，張桂清急忙上前扶住他。〕

張桂清：李支書，你累了吧！

李永信：〔立刻轉爲笑容滿面〕再走十里八里也不要緊，

〔站起來一蹶左脚〕鍛鍊出來了！

張桂清：〔指着他的衣襟〕你還鍛鍊出來了呢！

（唱）看這泥準又是蹣在路上，

你別咬牙逞剛強！

李永信：（唱）走路不是上戰場，

再蹣也不會有傷亡！

張桂清：〔索性拉着他的一隻胳膊〕橋上又濕又滑，剛才于秀珍都蹣倒了，我扶你過去吧！

李永信：不要緊，二十里路都走了，過個橋才幾步！

張桂清：你又來了犟脾氣啦！走吧！

〔幕後郝文海聲：「李永信！」〕

李永信：啊！郝文海！

張桂清：黃村長跟我爹也來了！

李永信：噢！都來了，想把我抬回去？

〔郝文海急急從橋上跑下，于秀珍跟在他身後。〕

郝文海：老李，怎麼樣？

于秀珍：你真走回來啦！李支書！

〔李永信未及回答，張振堂、黃村長上。〕

李永信：張大叔、黃村長，你們也來了。〔一一指點着〕嚇，村長，生產委員，主任，團支書，咱們就在這兒開個幹部會吧！

黃村長：聽你這麼高興，問題解決了？

張振堂：那麥子不行了吧？

于秀珍：推廣站怎麼說的？

李永信：〔環視大家，作了個手勢〕別急！說起來挺簡單。

〔指着麥地〕交叉播種，苗多了一半，糞沒上足！得追肥。

郝文海：追肥？能趕趟嗎？

李永信：肥田粉可好了，几天就見效！

張桂清：肥田粉？咱們供銷社也沒有哇！

黃村長：社裡也沒錢哪！

郝文海：又是難題，現張羅錢，再去派人買，等肥田粉買回來，麥子也完了！

張振堂：還得往地裡填錢？

李永信：〔幾次要說，插不上咀，這時笑呵呵地〕別急！你們倒是聽我說完哪！肥田粉已經買來了，

張桂清：〔跑到石旁〕就是這個包？

郝文海：唉呀！老李，你簡直是救了我的命！〔跑去打開包袱〕

黃村長：你哪來的錢？

李永信：黃村長，你問錢啊，趕的巧，我領了一筆撫卹金。

張桂清：〔高興、感激、樂得跳起來，抓住李永信的手搖晃着〕
啊，李支書，……

張振堂：看你這丫頭！把李支書扯倒了！〔指肥田粉〕那一大包足有二、三十斤，這一道他還不累的够受啦！

李永信：不累，

（唱）心中高興那怕泥濘道，
有了肥田粉就能救麥苗！

郝文海：〔托着一把肥田粉，高興地〕

（唱）有了肥田粉麥苗得救了，

張桂清：（唱）幾天後你再看綠油油的好麥苗！

黃村長：李支書，你又給咱們村辦了一件好事！

郝文海：走，咱們馬上找人來追肥！

張桂清：于秀珍，咱們去招呼技術研究小組的團員們！

張振堂：〔攔住他們〕別慌！

張桂清：爹，甚麼事？

張振堂：你們看：天又陰上來了！

（唱）肥田粉雖然有功效，
只怕是一場大雨順水漂！
多少糞肥也怕連雨澇。

張桂清：（唱）肥田粉和水往地裡澆！
爹！不怕的！

郝文海：〔有些不耐煩，對張振堂〕

(唱) 你是生產委員做領導，
不應該沒信心猶豫動搖！

張振堂：〔不悅〕

(唱) 今年雨水勤應該早防澇，
辦事想遇到甚麼叫動搖？

〔張桂清不安地眼望李永信，郝文海還要爭辯，李永信把他推到一邊。〕

李永信：(唱) 張振堂經驗多想的週到，

張振堂：〔得理不讓人〕

(唱) 豐產田是窪地要挖排水壕！

你看，挨着豐產田那塊李支書的代耕地，這就有點澇了！

郝文海：〔不服氣地〕我早想到了！我是等李支書回來再研究！〔對張振堂〕要挖排水溝，非從你菜地裡穿過去不可！

張振堂：〔一驚〕啊？

郝文海：〔理直氣壯〕豐產田靠河那邊是石頭，刨不動！那邊是李支書的代耕地！這邊是公路！〔指另一方〕只有一條道：從你的菜地裡穿過去，挖一條長溝，通到草甸子！

張振堂：這要幹得多少工！再說，……

郝文海：我早知道你準有說的！

張桂清：爹！菜地挖個溝怕啥！我們動員團員一早一晚挖，幾天就挖好啦！

張振堂：說的容易！菜地那邊要是石板地，水溝通不過去，

菜地就變成水泡子了！我早就說這個交叉播法不行，花着錢、搭着工，再扔了我的菜地，犯不上！〔怒下〕

黃村長：張大哥！〔回頭對李等〕我勸勸他去！〔下〕

郝文海：天不順，人更彆扭，真沒見過這號人，一腦袋自私！

〔賭氣 坐大石上〕

李永信：老郝，你急啥，他不願意，你硬要挖怎麼行？

張桂清：不用管我爹，菜地也有我一份。明天就挖溝！

郝文海：沒別的法就得硬挖！

李永信：〔溫和但堅決地〕不行！強迫命令的事兒無論如何辦不得！

郝文海：那你說怎麼辦？好容易晴天了，還不快挖排水溝，再打通兩天思想？麥子還要不要？

張桂清：用不着再商量，我在自己家的菜地挖溝，也不算強迫命令，

于秀珍：那你爹不罵死你！

張桂清：罵就罵，反正他也沒理！

李永信：淨說謊話，你當這是你們爺兩的家務事兒呢！別忘了你是團支書！

郝文海：那咱們就瞪眼看着豐產田澇了？！你自己說過：新耕種法晚推廣一年就少收一百來石麥子！

于秀珍：是啊，李支書，也不能扭着豐產田扔了啊！

張桂清：〔着急、爲難〕我爹呀！真是！他咋這樣！

〔暫短的冷場〕

李永信：〔忽然高興地〕噯！有辦法了！

〔張桂清、郝文海、于秀珍同時驚愕地走向李永信。〕

李永信：〔走到地邊，比劃着〕豐產田緊挨着我那塊代耕地，那塊地比豐產田還窪，在兩塊地當間挖個小溝，問題就解決了。

郝文海：把水放到你的代耕地裡去？

張桂清：〔幾乎同時地〕那你的代耕地不扔了嗎？

李永信：〔仍熱中於自己的想法〕這還省工，水溝很短，一個人一早晨就能挖出來。

張桂清：這怎麼行?! 村裡要給你代耕一垧你不讓，就留了這五畝地，還把它用水泡上？

于秀珍：過年你吃甚麼呀？

李永信：我在社裡怎麼也掙幾十個勞動日，餓不着!

郝文海：不行! 這叫啥辦法! 一個復員軍人當主任的合作社，把一個榮譽軍人的代耕地給淹了! 這成了甚麼!

李永信：老郝! 話不能這麼說，……

張桂清：怎麼說也不能這麼辦! 我們菜地挖道溝算不了甚麼! 你的代耕地決不能扔了!

〔又是暫短的冷場〕

李永信：〔胸有成竹地〕好吧，那就再想想辦法。

郝文海：我就不信我抵不過他!

——幕急落

第二場 相中了誰？

第二天黎明時候。

豐產田麥地邊，田前是路，路旁有大石和樹，田後是丹河，隔河田野裡有一溜電綫桿。豐產田左邊是李永信的代耕地的一角，長着毛茸茸的大豆苗。

〔李永信扛着鐵鍬從左邊上，

李永信：（唱）一夜裡大雨下不停，

好容易東方發亮雨過天晴。

爲挖水溝昨晚上一場爭論，

我的主張他們不贊成，

張桂清去勸他爹勸也不中用，

菜地挖溝張振堂決不答應。

郝文海發急躁要強迫命令，

一定會引起糾紛壞事情。

時間緊迫，不能再等，

我的主張要趕快實行。

拿定主意我自己行動，

來到地邊天色黎明。

這時候大家都在打早壟（註），

挖溝排水我趕快動工。

〔走到兩塊地交界處，指點着〕你們倆都是我的，可是它是咱們全村的寶貝，你不過是給我填肚子的。爲了它給你多喝點水，這可不能算我偏心！反正你也喝的不少了，就手把豐產田裡的水都喝乾了吧！可着一個